

陈志华
著



建筑文库

意大利古建筑散记

671

• 建筑文库 •

意大利古建筑散记

陈志华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陈志华

陈志华同志,1929 年生于浙江,1947 年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学习,1949 年转入清华大学建筑系,1952 年毕业,曾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现已退休)。

陈志华在 40 多年的教书生涯中,讲授过外国古代建筑史、苏维埃建筑史、建筑设计初步、外国造园艺术、文物建筑保护等。

他的主要著作有《外国建筑史》、《外国造园艺术》等,翻译了《俄罗斯建筑史》、《建筑艺术》、《走向新建筑》、《风格与时代》、《二十世纪欧洲各国建筑流派的宣言和纲领》等书,还编译了一本《保护文物建筑和历史地段的国际文献》。此外,还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大约 100 万字的学术论文、科普文章、评论文章、杂文随笔等。

近年来,他和楼庆西、李秋香一起研究乡土建筑,已经出版了三部专著:《楠溪江中游乡土建筑》、《新村村乡土建筑》和《诸葛村乡土建筑》。

题 记

从1981年冬到1982年夏，我在罗马城住了多半年。我是到国际文物保护研究所去“参与”文物建筑保护研究班的。这期间不断出游，访问了意大利的许多历史文化名城。

在我到过的国家里，文物建筑，当然数意大利为第一，数量多，质量高。从古希腊以来欧洲建筑发展的所有阶段，都在意大利留下了一批代表性建筑物。意大利又是保护文物建筑最领先的国家。不但决心大，不惜代价，而且形成了成熟的科学和理论，对世界的贡献很大。意大利丰富的文物建筑是重要的财源，旅游业的收入快要赶上工业的收入了，然而在那里看不到“开发”。祖宗遗产，靠几千年文化积累诈人腰包的贪婪和愚昧。相反，他们是以文明的态度创造性地保护和阐释文物建筑的多方面价值，从而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朝圣者”。他们发的不是单纯的“祖荫”财，我看到了他们的聪明智慧，他们的勤劳坚韧，也看到了他们在许多方面作出的牺牲。文物保护，在那里不是社会精英孤独的呼吁，不是政府部门专断的措施，更不是投资者为谋取高额利润而挂起来的“文化”幌子。文物保护，在意大利是一种民族自觉，一种人民素质，已经融入风尚习俗中去了。他们根本不能想象，怎么可以为了修马路、造新房，为了赚钱，为了吸引外资，去拆掉文物建筑或者旧

市中心，那里有他们的历史记忆，有他们的感情寄托，有他们的人格尊严。

半年多的时间，我沉浸在意大利无比丰厚的文化积累里。当我摩挲着巴拉丁山上七零八落模糊难辨的废墟时，当我徜徉在阿庇亚大道残破不堪的遗迹上时，我心中充满了对意大利人的感谢之忱。罗马、那不勒斯、威尼斯、西耶纳等等一大批历史文化名城里，古老市区的拥挤、破烂、败落和种种不卫生、不方便，使我非常吃惊。我不知道那里的居民怎样忍受那种环境里的生活，更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改善那里的环境。但是意大利人拿定主意要保存这些旧市区，留给世界，留给后代。在能力暂时不足以使它们现代化的时候，他们愿意等待。

意大利人并非没有才华，他们自诩是世界上最善于做形式设计的民族。意大利人并非不热爱生活，他们钟情于各种精神的和感官的享受。但他们为了文化事业，义无反顾地承担了艰巨的历史重任，甘愿作出牺牲一些眼前利益。我被深深地感动了，因而改变了我过去的一些想法。

回来之后，很想把所见所闻介绍给我们这个也有不少文化积累的国家。但是没有什么机会。积习难改，就写了几万字的“散记”。写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发表，因为它既不是学术性的著作，又不是文学性的游记，而我们刊物的专业“分工”十分明确，没有“蝙蝠”的寄身之处。所以，写起来漫不经心，连必要的案头工作都没有做。简简单单，文字也未加修饰。当然，写完之后就扔在抽屉里了。

十几年过去了，日前为了撤掉一张书桌，偶然把它翻了出来。“出土”之后，重新草草看了一遍，想起我们当前

文物建筑和历史文化名城的遭遇，心里不免沉痛。一些无知而又蛮横的“建设”拍板者，一些利欲薰心的城市“开发”者，一些眼见文化凌替而漠然无动于衷的修身养性者，和一些为了洋钱可以无所顾忌地出卖一切者，他们正天天破坏着我们珍贵的文化遗产。我想，我写的“散记”，虽然水平不高，还值得给关心文化事业的人看看。

于是，我冒昧地把它交给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初意不过是想在《建筑师》杂志上摘要刊载一部分。不料，“建筑文库”主编杨永生先生和出版社领导却愿意出一本小册子。这很使我感动，毕竟我们还有些有志于文化事业的人。

由于写作时心绪不佳，下功夫不够，这些散记的体例不一致、着眼点不一致、详略不一致，甚至文笔也不一致。总之，失之于散，失之于浅，视野不够开阔。但是，振作起精神来，重写一遍，当然是不可能了。于是，就只好这样出版。但愿以后有人再认真写一写。

有几个重要的城市，我去了，却不知为什么当时没有写，如彼鲁迦、蒂伏里、巴勒斯特里纳等等，它们都很重要。尤其不该不写的是波仑亚，那个城市的历史中心面积很大，保护得最好，因为那个城市的议会和官员们几十年来坚定而巧妙地与房地产投资商进行了有效的斗争。遏制房地产投资者，要保护文物建筑和历史文化中心就很难，如果官员们再为虎作伥，那么，一切都完了，什么“夺回古城风貌”都不过是不切实际的空洞口号。我当时没有写波仑亚，很可能是因为觉得它的经验值得专门着重写一写。好在我手头还有些旧的和新的材料，待有了情绪再

好好介绍一番罢。

中国人在中国办中国的事情，中国特色当然是避免不了的。所以，重要的是用开放的心态去汲取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有用的经验，科学没有国界。同时还要小心，免得在宏扬传统文化时把封建糟粕掺和进来。比如，前些年，有人论证“中国式的”文物建筑保护，就主张继承“善男信女”重建庙宇的“传统”。

在我们这个国家，做理论工作的不能不时时警惕封建糟粕的危害。

陈志华

1995年5月于清华园

第一篇

(一)

意大利遍地是文物，或者不如说，整个意大利就是一件大文物。

历史的原因加上地理的原因，好多支重要的文化到意大利来演出过。最早有伊达拉里亚人和希腊人，古罗马人把这两支文化发展到了辉煌的高峰。中世纪，北部是拜占庭文化和哥特文化的舞台，南部则是阿拉伯文化的舞台。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时期，意大利的文化又一次登上辉煌的高峰，而且与法兰西文化发生了频繁的交流。这些文化在意大利半岛留下的，都是它们自己的第一流作品。

几乎每一座意大利城市，都有古色古香的历史中心，那简直是文物建筑的堆积：中世纪的钟塔挨着文艺复兴的府邸，巴洛克的教堂对着古罗马的剧场。你上街买菜，市场就在大公爵府东边，但丁象的前面；你上街寄信，邮局就在帕拉提奥设计的府邸里；下雨了，推开一座小小教堂的门，进去避一下，一看，墙上是乔托的壁画，祭坛上有唐纳泰罗的浮雕。

村庄也是这样。文艺复兴时代教堂的穹顶和钟塔是它们的标志。曲曲折折的小巷不断地穿过券洞，两侧总有些中世纪的石头房子，墙缝里长着小树。阳台上细巧的栏杆，虽然已经破旧，却能告诉你它是什么式样，属于哪个年代。村后的山坡上，有巴洛克的花园别墅，村前的山脚下，有伊达拉里亚人的墓葬。一条古罗马的大路从旁边经过，大石板上刻着深深的车辙。

海边，渔村造在古罗马的船埠码头上，山顶，橄榄林围着的是法

国人的堡垒和拜占庭的修道院。

要是说，站在意大利的任何一个地方，一眼望去，都可以见到文物建筑，这话可不算夸大。

因此，意大利是一所最丰富的文化博物馆。它地方不大，但是在任何一本欧洲文化史里，它都要占一多半篇幅。

这所博物馆的中央大厅是罗马城。

罗马城从公元前 8 世纪中叶诞生，到现在有 2800 年的历史了。它是古代最强大的罗马帝国的首都，从公元前 1 世纪到公元 4 世纪初，罗马帝国极盛的五百年间，人口一度超过 100 万。空前的富庶和繁荣化成了无数大理石的建筑物，能容 25 万人的跑马场、8 万人的角斗场、3~5 万人的剧场，等等。光是能供一千人以上同时使用的浴场就有 11 个，中小型的有 800 多个。那时候罗马城号称“永恒的城市”。罗马帝国灭亡之后，从 6 世纪起，它一直是天主教的首都，天主教传布到哪里，那里的财富就源源运到罗马城来。16 和 17 世纪，盛期的文艺复兴和巴洛克艺术受到教皇的庇护，在这里达到灿烂的高峰。1870 年，新统一的意大利国家在罗马建都，教皇仍然保留了它西部的梵蒂冈。所以，罗马城实际上是个双重首都。

有这样光辉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罗马城文物之丰富，远远不是世界上任何别的城市所能比的。在它大约 1000 公顷的历史中心区里，问题常常不是要鉴定哪一座建筑物是文物，相反，倒是常常要舍得确定哪一座建筑物可以不算作文物。从巴拉丁山上新石器时代小屋的遗址，到伊达拉里亚王朝的城墙，古罗马帝国的宏大壮丽得难以想象的公共建筑物和庙宇，中世纪的教堂和钟塔，文艺复兴庄重的府邸，巴洛克精巧的喷泉，洛可可诡谲的广场，19 世纪古典主义的纪念碑和后来的政府各部门办公大厦，甚至 20 世纪 30 年代法西斯统治下的新古典主义公共建筑物，都代表着欧洲建筑发展的各个重要历史阶段，都是那个时期的顶尖儿。就是 19 世纪末年以来大量的居住建

筑，摹仿文艺复兴府邸的式样，也都比例稳妥，色彩鲜明，很有价值。

我住在罗马泰伯河右岸的新市区，那里在古代是城外，凯撒大帝的田庄。我住的胡同不长，南口有一对教堂把着，东边的是巴洛克的，西边的是早期基督教的。它们的斜对过是大诗人但丁的旧居。我每天就在它门前上下电车。从但丁故居往南走，不远就是古罗马的城岛，还有半截古代的石拱桥横在河中央。桥那边山头上有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木，那是古代罗马国家的发源地，巴拉丁山。

从我的住处往北拐，是一座圣玛丽亚教堂，它可能是罗马最早的基督教堂。循教堂背后的石级登甲尼可洛山，半山腰上一座教堂的修道院里，是盛期文艺复兴建筑的第一个代表作——伯拉孟特设计的坦比哀多。再往上走是巴洛克的保罗喷泉。山顶上可以眺望整个罗马城，只见浓绿的树林和赭红色的房舍中间，一座座饱满的穹顶勾划出跳动的轮廓线。碧蓝的天空下，隐隐可以见到远处的雪山闪着白光。古罗马诗人塔索，死前就来到这里向人生诀别。现在这里是加里波的广场。解放意大利的英雄、革命家加里波和他的文武双全的西班牙籍夫人安尼妲各有一座骑马铜象。加里波的象的座上刻着他的名言：“不得罗马，决不生还”；夫人象的座上刻的是：“我来了，而且我站在这里。”翻下山坡，有一座文艺复兴的花园，兰特别墅。我每礼拜天到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去，都喜欢翻越这座小山。那是一份丰盛的文化享受。

不但地面上有数不清的文物建筑，地面下还埋着几层。有一些是本来就造在地下的，比如大量的陵墓和个别的教堂。圣彼得大教堂下面就有一个公元1世纪的墓葬群。一座墓是一所三合院住宅，比真的只略略小一点，它们组成几条街道，可以说是古代居住区的模型。另一些在古代就被新房子压在底下，例如尼禄一把火烧掉了旧罗马城之后，把他的皇宫造在旧皇宫之上，图拉真又把他的浴场造在尼禄皇

宫上，甚至用拱顶盖住它的院落，以致奥比欧山坡上尼禄皇宫一组金碧辉煌的大殿，现在成了地下宫。中世纪的教堂也很喜欢造在古罗马晚期的教堂上面。有些中世纪的教堂把古罗马建筑当做它的地下墓室或者举行宗教秘仪的大厅，规模很大，还保存着古代的壁画和雕刻。更多的是因为罗马城现在的地面已经比古代平均高了5米，在这5米里埋藏着两千年的文化沉积。罗马城现有的地下铁道有很大一部分穿过这个文化层，破坏了不少遗迹。例如，开挖火车总站底下的地铁站时，就发现了古代城墙、住宅和公共浴室。在罗马一些冷僻的绿地里，可以见到铁栏杆围着大堆的大理石柱、檐部、雕象和花盆之类的装饰品的残块，其中许多是造地铁时挖出来的。为了避免破坏地下的古代遗址，已经决定，以后的地下铁道要加深两倍。

一个星期天，我跟美国女教师珍妮漫步在山冈间，在一个山坡上看见一大堆破损的古代大理石像，那些断肢残骸那么健壮，那么美丽，仿佛温暖的血还在里面流动。珍妮激动起来，大声地喊：“意大利人太富有了，太富有了。”不久之后，我跟德国小伙子马丁在郊外古罗马的阿庇亚大道上散步，两边本来密密地排列着各式各样的陵墓，现在还有一些很完整的大理石像站在老松下。马丁也激动起来，也同样大声地喊：“这些应该进博物馆的，意大利人太富有了；太富有了！”

又有一天，坐在波波洛广场边树荫下的咖啡座上，我对罗马大学的建筑史教授玛丽娜说，“到意大利来之前，我看过不少书，对罗马的壮丽多少也有些了解。但是，一到罗马，仍然大吃一惊，感到意外，尤其是古罗马建筑，那角斗场，那浴场、那万神庙、宫殿和广场等等，都大大超出我的想象。”我问：“为什么两千年前的古罗马有那么大的建设智慧和能力？”

她咯咯地笑了起来，说：“许多外国朋友都对我说过同样的话，问过同样的问题。初来罗马的人，不这样说，不这样问，大约是没有的

罢。不过，老实说，我这个搞了一辈子建筑史的意大利人，也还要这么说，这么问。古罗马建设的宏大规模，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弄清楚。每一块地方往下挖，都能发现古遗址，而且都又大又精又华丽。谁知道还有多少？不能想象，太不能想象了。”

地上地下，城里城外，那么多的建筑文物，我经常在外面疯跑，半年多了，仍然是看不过来。快要回来了，我最后一次登上一百二、三十米高的圣彼得大教堂的穹顶，坐在小亭子里俯瞰着罗马城，回忆那一处处的文物古迹，满心的怅惘。要离开它们，那是很不容易的。我默默思考着：意大利人，自古以来富有创新精神。古希腊文化那么灿烂辉煌，古罗马人继承了它，但他们又以极大的勇气突破了它，超越了它。文艺复兴、巴洛克、古典主义，意大利人都开风气之先，领导了欧洲潮流。即使中世纪，意大利的罗曼建筑和哥特建筑，在欧洲也是独树一帜，而且达到很高的水平。意大利北部的拜占庭建筑和南部的伊斯兰式建筑，也都个性极其鲜明。到了现代，是意大利人首先发出了未来主义宣言，那些大胆的异想，曾经大大地活跃了20世纪上半叶欧洲的创造精神。在现代建筑运动中，意大利人始终是最活跃的一分子。没有突破和创新，文化是可怜贫乏的。但是，如果一代一代都不珍重前人成果的积累，那末，文化也是贫乏的。一方面创造自己一代的新文化，同时又爱惜历代的文化遗产，世界的文化才会越来越丰富、厚重，越多色彩。意大利之所以成了世界的博物馆，就是因为它既创造，又积累，这才对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的一些意大利朋友，都满怀着对罗马城的热爱和自豪。罗马大学东方文化中心的鲁奇迪教授常常邀请我一起吃饭。每次见面，她都要问我，这几天到哪里去了，看了些什么。我说完之后，她总要再三追问：“你觉得美吗？”我说美，她就长吁一口气，闭上眼睛，向后倒在椅背上，说：“呀！美丽的罗马，美丽的罗马！”我离开罗马的前几天，她特地在古罗马的拉丁大道边上，老松树林深处一家中世纪农舍

模样的饭馆里，请我吃了一顿十分精致的晚餐。吃完之后，鲁奇迪又盯住我问：“你觉得罗马美吗？你愿意再来吗？”我又一次回答，而且带着深沉的感情：“罗马很美，我希望再来！”她高兴得紧紧搂住我，狠狠亲了几口，说：“你真是个好人，我喜欢你！”泪水沾到了我的脸上，这是意大利人为他们祖国文化的光辉灿烂而自豪的泪水。

这样的城市，这样的人，真叫人留恋。走下圣彼得大教堂，我来到了特列维喷泉。罗马人有一个美丽的传说，一个即将离开罗马的人，只要背对这喷泉，向后抛一枚硬币到水池里，他就会有再来罗马。我掏出了口袋里全部硬币，抛了进去，屏住呼吸听着硬币落水的叮咚声，我也流泪了，我多么希望能再来呀！

(二)

意大利无比丰富的文化遗产，从世界各地吸引来大批的观光客，四季不断。

我很喜欢看这些观光客。年长的人们，在古罗马集会场的废墟里慢慢徘徊，仔细辨认残碣上快要湮灭的铭文，并且互相致意，用各种语言试探对方的国籍，语言相通，就聊上一阵。年青人大多背着旅行袋，成群结队跑来跑去，脸上晒得通红，一层层地脱皮。一个人捧着导游书大声朗诵，其他的默默跟着，一边听，一边东张西望。他们在花市广场上，念着布鲁诺纪念像石座上的铭文：“火刑柱就在这里”神情庄重肃穆。最有趣的是小学生，胸前挂着一片硬纸牌，写上国籍、姓名、住址和学校名称，在壮丽的古罗马庙宇的柱廊下，听老师讲：“我给你们讲过，奥古斯都大帝说，我得到的是砖造的罗马，留下来的是大理石的罗马。……”老师们很辛苦，浑身挂满了各式各样的挎包，过马路的时候，把孩子们一个个背着、抱着、夹在胳肢窝下。每当遇到这种场景，我都要站住，看他们全部过完马路，心里浮起自己小时候老师们一张张慈祥的脸。

旅游者把历史文物当作教材，学习了欧洲的历史，学习了艺术和



特列维喷泉，罗马

建筑，他们也给意大利带来了大量的旅游业收入，文物的文化教育效用产生了经济效益，并不用处处设卡卖票。

不过，意大利人，跟全欧洲的人们一样，真正认识文物建筑的意

义，还是晚近的事。在这之前，两千年来，破坏多于保护。而19世纪到20世纪初年，保护又不得法，往往等于破坏。现在看到的文物建筑，虽然数量还很大，毕竟只是历经千难万劫幸存下来的一小部分，而且大多满目疮痍，带着破坏的痕迹。

我曾经多次对意大利的朋友们说，要好好学习他们保护文物建筑的经验。他们都非常遗憾地告诉我，还不如汲取他们破坏文物建筑的教训好。罗马大学的鲁奇迪教授介绍我看一本书，法国人写的，叫《文物建筑破坏史》。我看完之后，她问我有什么感想，我说：“触目惊心。”她说：“对了，反面的震动往往比正面的宣传更有力量。我们也是在损失了许许多多宝贝之后才醒悟过来的”。

古罗马帝国无数宏伟壮丽的建筑物，都用天然火山灰混凝土建造，加上大块的凝灰岩和大理石，本来十分耐久。古罗马人就曾经夸口说：“大角斗场倒塌，罗马帝国就会灭亡”。在他们看来，角斗场跟帝国一样，都是永恒的，既不会倒塌，也不会灭亡。

我抚摸着凯旋门、角斗场和万神庙，它们那么厚实、坚固和稳定，我相信古罗马人对这些建筑物的自豪大体是正确的。但它们毕竟是少数残余了。我到罗马南郊的新城去参观罗马城历史博物馆，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古罗马城模型，对着它，努力想象那世界帝国首都当年的壮观伟丽，心情激动不已。难道铜驼荆棘，千古兴废，是不能逃脱的轮回？

破坏都是人为的。中世纪的时候，许多古罗马的建筑物被拆掉去造天主教堂。罗马城里现在还有不少早期的教堂，拆来的柱子，大小、粗细和式样都不相同，只把高矮截齐就凑合到一块儿了。市中心的集会广场群和一些剧场，连大角斗场在内，成了贫民窟。房子虽然破烂，材料倒挺讲究，用的都是古建筑上的大理石，有的还带着雕刻。

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师又不爱惜中世纪的教堂，到需要修理的时候，就按照当时的式样去改造它们，或者干脆推倒重来。所以，虽

然中世纪有一千年的历史，现在罗马城里已经找不到一座地地道道纯正的中世纪教堂了。16世纪、17世纪，教皇们和教会贵族们大规模建造教堂和府邸，所用的材料又大多从古罗马建筑上拆来。大角斗场、卡里卡拉浴场、帝国广场群的公共建筑物和庙宇，都成了采石场。它们就是这样被毁掉了的。1519年，兼任罗马文物建筑总监的拉斐尔给教皇利奥十世写了一封信，大骂教皇们的野蛮行为。他说：“……有许多教皇，……恣意破坏和歪曲古代庙宇、雕象、凯旋门和其他建筑物，……很多教皇仅仅为了弄到石灰，就去挖掘墙脚，于是建筑物很快就倒塌了。多少古代雕象和其他装饰品为烧制石灰而糟蹋了。我敢说：整个新罗马，我们现在所见的一切，装饰得华丽宏伟的宫殿、教堂和其它建筑物，它们所用的石灰，都是古代大理石变的。”想起我在罗马城所见到的，我不能不怀着深深的惋惜：有多少美好的东西被毁灭掉了。

建设罗马最起劲的是巴洛克时期的教皇乌尔班八世。他为了造圣彼得大教堂祭坛上的华盖，拆走了万神庙门廊里的鍍金铜质天花和大梁，为了造自己的府邸，拆走了角斗场和卡里卡拉浴场大批的石头。乌尔班八世姓巴巴里尼，意大利人把灭亡古罗马并大肆破坏罗马城的野蛮人叫巴巴里安，所以当时流行一句挖苦话，说：“巴巴里安没有做的事，巴巴里尼做了。”

这样的破坏一直继续到18世纪中叶。1749年才下令禁止再拆大角斗场。但是，另一种破坏却开始了。统一的意大利国家在19世纪下半叶成立，19世纪末，为了造国王维克多·艾玛努勒二世的纪念碑，拆掉了卡比多山北峰上古罗马时代最重要的庙宇之一朱诺庙的遗址和一座中世纪的修道院，拆掉了山脚下的古罗马住宅，还拆掉了山前文艺复兴早期的威尼斯府邸的一个院子。纪念碑完全毁掉了北峰的悬崖，而这悬崖就是公元前390年高卢人围攻罗马时，发生“白鹅救罗马”故事的地方。这座纪念碑的规模、风格和色彩也跟古

老的市中心的建筑环境格格不入。

最后一次重要的破坏是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时期。墨索里尼为了他的政治需要，竭力突出古罗马帝国的大型文物建筑，而完全鄙弃以后各时期的遗物。他下令清除掉了大角斗场和马尔采拉剧场里以及集会广场群上所有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物，造成了历史的空白。但是这个法西斯头子，为了炫耀武力，要在他住的威尼斯府邸的阳台上检阅军队，所以，从大角斗场到威尼斯广场造了一条800米长的很宽的马路，穿过刚刚挖掘出来的帝国广场群，又把它们84%的面积重新埋到路下。为了集结机械化部队，大角斗场周围的一些古代的小建筑物也被夷平了。卡比多山西北面大量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住宅也拆除了，为了给游行过来的军队让路。

所以，真正下功夫全面保护文物建筑，其实不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

有一天，美术史家罗贝多陪我参观，站在维克多·艾玛努勒二世纪念碑前面，他指着威尼斯广场说：“这里本来是公共汽车停车场，1981年，我们在报上大造舆论，现在改成了绿地。我们还要继续造舆论，在这里种上松树，跟纪念碑两侧的松树连成一片。”我问：“那么，岂不是就把纪念碑挡住了？”他愤慨地回答：“就是要挡住它，把它隔出去，那家伙太可恶了。”然后，他用无限怀念的心情，描述建造纪念碑之前这一带的情况。

痛定思痛，意大利人很爱护文物建筑，国家、学校、民间机构和私人，都把它们当作宝贝。跟欧美大多数国家一样，保护的越来越扩大。从60年代起，已经不但要保护纪念性建筑物，而且要保护一般的建筑物，要保护它们的环境，进一步保护城市和村庄的历史中心以及一些小城市和村庄的整体，现在，趋势是还要保护得更多。另一方面，是坚决地保护废墟，甚至散在各处的建筑物的几块残石。20世纪初年，新建筑运动早期各种探索性流派的作品，跟在其他欧美各